

绝代伉俪 金石之魂

◎李 森



青州李清照纪念馆。
付生 摄（资料图片）

上苍对于青州真是无比眷顾！九百多年前，青州迎来了赵明诚、李清照伉俪。

回望历史，迄至光绪《益都县图志》成书，编纂者们难辨赵明诚仰天山题记真相，误以为他曾任职青州。青州人知有归来堂，自王仲闻考证始。王仲闻自称“宋朝人”，乃国学大师王国维之子，他于上世纪正式揭出归来堂在青州城的新结论。从此，李清照“花落”青州。1989年青州举办“全国第二届李清照学术讨论会”，历史真相广为人知。

“千古第一才女”李清照是个惊才绝艳的女神级存在，人文荟萃的青州则是她与丈夫赵明诚长期“屏居”的千年名城。赵李伉俪对于青州的贡献是巨大而独特的，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无限荣耀和浪漫色彩。

学界公认李清照一生最幸福、最有意义的时光是在青州度过的。词坛女杰的主要建树也在青州，创作出大量诗词并撰有《词论》，首提词“别是一家”之说。李清照爱上了青州城！她的倾情吟咏——《如梦令·常记溪亭日暮》

《一剪梅·红藕香残玉簟秋》《醉花阴·薄雾浓云愁永昼》《鹧鸪天·桂花》等成为名动天下的千古绝唱。李清照感召引领着当代青州学人，为他们开启了诗词之路，成为他们心中膜拜的精神导师。旷世才女虽去犹在，依然大放光彩照耀着青州城，这就是文化巨星的恒久魅力。

李清照与赵明诚所著《金石录》是“屏居”青州最大的学术收获。赵明诚乃金石学大家和收藏家。赵李夫妇志趣相投，广求古器、彝铭、刻石、遗碑，效仿欧阳修《集古录》，撰著《金石录》30卷，将金石刻辞2000种编排成帙。该书体例虽仿《集古录》，却规模更大、价值更高，代表了当时金石著录研究的最高水平，与《集古录》同为中国金石学史上的开创性著作，因而兴起于北宋的金石学又称“欧赵之学”。后世言金石者，必首推《金石录》。是书倾注了夫妻毕生心血，实系共同校订整理而终成李清照之手的学

术合著，堪称二人志坚金石的精魂化身。

青州归来堂作为享誉中国文化史的经典符号，承载着厚重的伉俪文化，具有宋词极品产出地和中国金石学学科诞生地的双重重大意义。人们提及李清照，尽可忽略她的生卒地，却总忘不了她与丈夫赵明诚“屏居”青州的精神世界归来堂。正是在这座集私家图书馆、博物馆性质于一体的归来堂中，夫妻潜心治学，著书立说，树起了金石学和诗词学两个领域里的标杆。

笔者近年公开发表两篇论文《李清照研究的新创获》<<金石录>探索的新收获》，经统计和研究知，“屏居”青州及出仕莱淄期间，赵明诚四处游历，访古寻碑活动遍及山东各地，足迹西至泰山，东到天柱山、云峰山，南达沂山，北至寿光。现身于齐州、长清、莱州、淄州、临淄和临朐等地，数度往返于开封、青州之间。《金石录》中所记青州文物有16件：戟铭、郑道昭哀子诗、尧庙碑、张烈碑、胡长仁碑、临

淮王像碑、崔仁纵碑、投龙诗摩崖、石灯台颂、鹤鸽颂、尧山神碑、长明灯颂、心经、薛平碑、铭幡竿石、修文宣王庙记。还有赵明诚在莱淄和长清所见郑文公碑、李邕碑、邢氏白居易《楞严经》、陇东王感孝颂等等。

在笔者看来，将赵李夫妇，归来堂、《金石录》和《词论》这四个元素集合一起，青州打响李清照品牌的独特优势便显现了。这是她的故乡和寓居地济南，开封、南京、杭州、金华所不能比拟的，各地都打不出这套“组合拳”。笔者近年发掘出“绝代伉俪，金石之魂”这层深意，在李清照研究史上，是继学界“千古第一才女”“词国女皇”之后又一次颇有意义的表述。

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伟业已大步流星走进黄金时代，宣传弘扬李清照及其诗词文化正逢其时。

潍上流风

上炕

◎齐鲁滨

炕，中国北方最基本的卧具，也叫土炕或火炕，用泥土脱的炕壁垒炕，也叫支炕或盘炕。

山东地区一般人家的炕都是占屋子朝阳的一边，东西顶到墙，东西一间的跨度为3米。晋陕地区多窑洞，炕的方位就多为南北向了。进门就是一盘大炕的，据说是东北传过来的，也叫满间炕。

炕的边沿叫炕沿，最讲究的是用红木硬木。北方上好的硬木是枣木，而枣木选取长而直的十分不易，所以选楸木的多，其次是榆木，还有用落叶松的。穷人家有把大毛竹一劈两半用的。炕沿时间长了磨得铮亮溜滑，小孩子因炕较高要跳着上炕，往往因竹子炕沿太滑就滑下来了。再穷的人家也有没木头炕沿沿用砖头的。

炕上要铺炕席子，靠墙要有用布，席子或花纸糊的炕围子，有一种专门贴在炕周围的内容连环的年画，也叫“炕围子画”。炕席子紧贴着

炕铺，有个用来形容水平相当，非常接近，不分你我、半斤八两、难分伯仲、差不多的俚语，就叫“席上掉了炕上”，或说“恁俩是席上炕上”。

炕上放的小桌子叫炕桌子或小炕桌，也叫炕几。有不带抽屉的，有带抽屉的。有一种细木工雕刻纹饰带抽屉的小炕桌，还有个更好听的名字，叫炕琴。过年待客都是在炕上用炕桌子，但炕上都是男的，女眷不上炕。睡觉的炕平不不放炕桌，吃饭的时候炕桌子放在地上用就变成地桌子，这就是地桌子的由来。桌子上了炕就是过年的那几天，或者是家里来了贵客才上炕盘着腿吃饭，我不会盘腿打坐还真有些坐不住！讲究点的人家，炕上还有用来放被服的炕橱或炕头柜。炕上草编的盛放针头线脑及杂物的针线筐箩也叫炕筐箩子。

炕上用品我最熟悉的是扫炕笤

帚，这大概也算我最早认识，最早接触和最早学会使用的劳动工具。最早是姥姥叫4岁的我帮她把扫炕笤帚递给她扫炕，后来我就形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，睡觉前必须拿把扫炕笤帚清扫床铺。当然，每一个小孩最长记性的痛感也是来自于扫炕笤帚。

炕的内部都是炕洞烟道，灶膛的烟火通过炕里边的烟道吸收热量取暖，炕的内膛也叫炕洞。炉灶和炕之间会有一块半截墙，实际上就是块挡墙，没有这块矮墙，被窝子就会掉到锅里。垒成间挡山（指垒到房顶的隔墙），就会把热隔住了，还要充分利用锅台的热量，所以垒上这块矮墙里面是空的，烟气进入墙里面可以散热，再一个就是把炕和大锅底分开，要不就叫“瞒（音）着锅台上炕了”。半截墙也叫“孝顺墙”，婆婆坐在炕头上，儿媳做好饭先舀上碗递给婆婆。

我在昌邑市龙池镇齐西古村落见过一盘炕，又间成两部分两开间的。靠灶台近前的一间，是用木料隔扇透漏窗棂子糊纸组成的，四下里密封，有门、有门帘子，自成一体，叫暖阁。冬季组架起来，夏季撤去。因靠灶近前，炕热得快、热得好，也更暖和，是专门为了让家里老人住在里边，以示孝敬的。

其实，很多人回到家没有事儿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躺上了炕上，来了人现下炕蹬鞋。也有些年长的就在炕上不起来，叫年小的站着把事儿说完了快走。也有队里管事的摆架子，见社员来了不下炕的，人家社员面上不说，心里直骂。

炕是一个家最后的着落了，一到晚上，老婆孩子老的少的都挨个躺在一盘炕上。子女多的人家，当娘的顾不过来，白天把孩子撤出去，天

黑了掌上灯，上炕上点点数，躺齐了数也就放心了。

炕的功能远不只是卧具，很多事情都是在炕上做的，除了睡觉也有其他用途，缝被子、纳鞋底、补袜子、看孩子，吃饭待客，听戏匣子、看书下棋、双盘腿、掰手牌……形容老婆能干，都说“炕上一把剪刀，锅里一把铲子”；形容人富力强，是“小青年睡凉炕，全凭火力旺”；说一个人只在窝里横，出门在外就没本事，是“炕头上的汉子”；“炕头上拾剪刀”，是指“顺手牵羊”……

“上炕”，有请上坐的意思；“快上炕快上炕”，有暖和暖和的意思；“上了炕了”，有睡觉了的意思；“三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”，这都是当年北方乡村生活小康人家的标配。

“烧炕”，本是生火热炕，后延伸为乔迁新居，亲友祝贺的专用词。

小时候看电影，有专门的炕洞能掀开席子进去藏人，或弄成暗道、地道的进出口。现在想来，那盘炕的一定是高手，炕分炕头和炕尾，要开设机关的话，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，在炕尾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在想，掀开席，洞里藏上个大活人，一定要另跑烟道，还要等灶膛里不烧火的时候才行，不然烟熏火燎可是不行的，受不了要出人命。

《红灯记》中有惊险的一幕，李奶奶用剁菜的声音掩护铁梅挖通了炕洞，从邻居家出去给游击队送密电码，我当时曾想那些炕土弄了哪里去了呢？特务看不到铁梅，就起了疑心，老想往炕上瞅，才引得李奶奶怒斥：“大姑娘炕上躺着，你三番两次安的什么心！”

末了，铁梅胜利地从炕洞跑了。

潍坊博物

再现“丝绸之乡”变迁

□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文/图

随着历史的变迁、社会的发展，传统的柳疃丝绸面临技艺流失的局面。为更好地展示柳疃丝绸传统文化，昌邑市华裕茧绸文化博物馆自创立以来，一直把柳疃传统织绸工艺非遗保护作为核心任务，使其美誉度不断提升。

“飞梭日日到黄昏，生花妙手织柳绸。”这幅场景描述的是昔日昌邑市柳疃镇农村家家户户织绸的情景。历史上，昌邑绸商曾背着包袱上北洋、下南洋、闯东洋、走西洋，使柳疃丝绸成为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性产品，昌邑也因之成为全国闻名的“丝绸之乡”。

据悉，柳疃丝绸也被称为山东绸或茧绸，织造工艺历史悠久。传统的柳疃丝绸，与家蚕绸不同，是用野生的柞蚕丝为原料织造的茧绸。它制作考究、工序复杂，需要经过多个流程，如缫丝、纺丝、泡丝、药丝等而成品。因风格粗犷、质地坚实、手感松软丰满，吸湿保暖而闻名于世。

成立于2015年的昌邑市华裕茧绸文化博物馆，主题鲜明，内涵突出。含固定陈列室2个，分别是丝绸生产设备、用具、用品陈列室和丝绸产品陈列室。馆内藏品丰富，藏有清末、上世纪60年代左右的手工织机和清代等时期与丝绸生产销售有关的账本、商标等。此外，馆内还展出手工作丝绸产品、现代丝绸样品、丝绸家居及丝绸床上用品等。

传播柳疃丝绸传统文化，是该馆建立的初衷。2017年，在博物馆一期的基础上，又进行了博物馆二期工程建设，主要是收集整理展示上世纪60年代至现代的有关丝绸发展的生产设备、附属设备、工具用具、丝绸工艺、丝绸产品及珍贵的历史照片等，使丝绸文化沿时间脉络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展示体系。

昌邑市华裕茧绸文化博物馆不仅是一座丝绸方面的博物馆，也是一座高水平的艺术品展示厅，馆内的一件件藏品凝聚着柳疃人传承丝绸文脉的梦想和夙愿，也为市民了解柳疃丝绸的特殊地位，以及在历史上作出的贡献，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窗口。

近年来，为了让馆内的藏品“活”起来，昌邑市华裕茧绸文化博物馆坚持免费对外开放，每年吸引当地及外地参观人员5000人次，还成为当地中小学校校外研习基地。该博物馆为宣传柳疃丝绸传统文化，打造昌邑“丝绸之乡”的美名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

昌邑市华裕茧绸文化博物馆内展示的织绸工具。

岁月印记

冬日暖事

◎王乐成

大清早，被奶奶的开门声吵醒。下床，来帮奶奶拽门，可使出吃奶的劲儿，还是拽不开；那两扇楸木门，像被屋外的磁力吸着呢。终于门开了，是大伯从门外推开的。哇，天井里的雪厚啊！埋到了大伯的腰，到了我的脖子呢。那年，我八岁。

过去的冬日，雪好大，堵得出不了家门；天好冷，室外的铁家什，一拿能粘掉手上的皮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日子过得都紧巴，河西五井公社产煤，却买不起，很少人家能生火炉取暖。

那时，我很羡慕姥姥家。他们南乡人家，大都烧炕。进屋就是做饭烧水的土垒柴灶，里屋支着盘大炕。走姥娘家，冬日就能跟着姥姥睡热乎乎的炕。

那时候，大部分玉米秸秆要集中到生产队场院。每天，两三个劳力起落铡刀，铡了柴草，喂养耕地的牛和拉地排车的驴骡。分到农户手里的玉米根茎不够烧火做饭，村里人就搂树叶、搂杂草补充烧柴，哪还有闲柴取暖。

孩子们喜欢雪，没过膝盖的雪里，照样玩雪跑出汗来。而给孩子们门下马威的，是那冰碴子凉的被窝。下雪后，我家那两间小东屋，冷得像冰窖。晚上，一床花棉被，窝着我们兄弟仨。可谁也不愿先钻被窝，凉啊！母亲心情好时，会掀起被，哈气给吹吹，然后说，被窝热了，再不进就去凉了，钻进去，果真热乎。其实，那都是大人哄孩子的把戏。

那时候，乡下人不知有暖水袋，见到了也买不起。我们兄弟仨最盼母亲摊煎饼烧热砖头。母亲摊完煎饼，烧上地瓜，再烧上块青砖。砖烧热了，用火棍子拨出来，吹了灰，拿块旧袜子包了，塞到被子下面暖被窝。我们仨就用脚抡热砖，三抡两抡，布子开了，热砖粘的柴灰，就抹到了被窝里。这就是我们兄弟睡黑被窝的缘由。再后来，为了给患病的奶奶治病，有了两个盛葡萄糖水的瓶子，这成了装热水取暖的宝贝。可好景不长。其中一个宝贝，在我们兄弟的哄抢中，滚地上碎了。另一个，给奶奶用着，我们干眼馋。

我最羡慕木匠良伯伯家。良伯伯在自家院里加工门窗，打制家具，院子里少不了木刨花子和锯末子。锯末可掺少量泥，拍做木屑饼，晒干了，留着冬天生炉子。雪后，生炉子的良伯伯家暖和，良娘娘人和善，喜欢孩子，常分给我们瓜子或橘子瓣糖，吃过晚饭，孩子们便聚到他家烤炉子暖和暖和，还能听良伯伯讲故事。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”这是从父亲藏在柜橱里的《千家诗》上读到的，因是竖版繁体字，很难读懂全诗，可这“红泥小火炉”却看得我眼热心跳，仿佛望到了通红的炉火。柜匣里还有《红楼梦》，从中读到丫环拿“汤婆子”给宝玉暖被窝，荣国府里的人还用手炉和脚炉暖和手脚。看得我心里痒痒，便拿“红泥小火炉”“汤婆子”“手炉”“脚炉”问父亲：“这都是啥东西？”父亲说：“这是旧社会富人家取暖的东西，比如地主家会有。”“我姥娘家就是地主，咋没有呢？”我这一问，父亲立马像触了电，脸色难看起来。母亲抓起笤帚，劈头盖脸就打来。莫名其妙地挨了笤帚疙瘩，疼得我像狗一样窜出了家门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家里生上了火炉，还是托了父亲一位在县城工作的学生的福。那位学生给父亲送来一张煤灰票，凭着这张纸票，花了十元不到，从弥河桥北的县焦化厂，拉回来一车排车炭泥。炭泥黑如烟灰，黏稠似膏药。父母把炭泥兑了水和细土，地上铺了麦糠，便脱出了一院子炭泥饼。父母和炭泥饼，直干到月牙偏西，惹来邻居众多艳羡的眼神。

炭泥饼晒干后，母亲让我们兄弟用篮子盛了，抬着给奶奶送去，还给独身的邻居春伯伯送去。炉中引燃的炭泥饼，火焰不大，却暖了屋子，煦暖了全家。

